良心茶遊記

◆良 心

虎跳峽二十四道拐(下)

現今的虎跳峽二十四道拐茶馬古道，已開發成在玉龍雪山與哈巴雪山之間的虎跳峽高路徒步線。這條徒步線被譽為世界絕美的徒步旅遊線，不僅是我國十大徒步線之一，而且是全球十大經典徒步線之一，每年都有大量遊客沿着它徒步穿越景區。據說這條「國際徒步路線」，已被外國人稱為「徒步天堂」。一路上國外的背包客比國內的還多，所以一路上的主要客棧都是英文名，有很多英文路標，店裏的老闆、擺攤賣水的阿姨都會點英語。

虎跳峽高路徒步線的重要路段是從虎跳峽鎮橋頭走到中途客棧，途中經過納西雅閣、茶馬古道二十四道拐段、茶馬客棧等地，到達中途客棧結束，全程26公里。虎跳峽鎮（原橋頭鎮）在金沙江畔，江的對岸是麗江玉龍縣大具鄉；西望是玉龍縣石鼓鎮，長江第一灣江寬水闊，浩浩蕩蕩，萬里長江奔來眼底。虎跳峽鎮是麗江和中甸香格里拉之間的交通要道、戰略要衝和中轉站。鎮北東側有座跨沖江河的公路拱橋，過橋不遠就是虎跳峽景區入口。從景區入口處的虎跳峽高路徒步指示牌起，沿着山腰的土路前行爬坡，翻山越嶺，既有陡峭的羊腸小道，也有平緩的林中小徑。兩小時後到達長勝村中諾于村的納西雅閣客棧。從納西雅閣出發，沿着左側小路上山，翻過山不久就能看到路邊立有「茶馬古道二十四道拐段」文物保護碑。從這裏開始就是以道路曲折聞名的二十四道拐。虎跳峽高路徒步的第一道難關就是二十四道拐。

虎跳峽高路徒步線被稱為「走哈巴，看玉龍」。二十四道拐是必經之路，是一個充滿魅力和驚喜的地方。一路都可以看到金沙江兩岸的陡峭峽壁，切身感受到大自然的雄偉和壯美。行走路線主要在金沙江西岸的哈巴雪山山腰上，沿金沙江順流而行，由西南走向東北。山路在峽谷之間，腳下是奔湧的金沙江，而兩側就是矗立的雪山。只覺得玉龍、哈巴雪山被金沙江生生劈開。金沙江在玉龍雪山與哈巴雪山間深深地切出一道狹長峽谷。雪水匯成的瀑布從懸崖頂直下沖入金沙江。蜿蜒曲折、平緩而又渾濁的金沙江流向東北。遠遠望去，金沙江如同一條白色的銀鏈，鑲嵌在哈馬雪山與玉龍雪山之間。左手邊是哈巴，右手邊是玉龍十三峰，陽光從兩座雪山之間射進峽谷，綠色和金色交融在洶湧的波濤聲中，很容易忘了自己還在塵世間。哈巴雪山這一側山坡稍緩，腳下是穿峽而過的金沙江，玉龍雪山隔江相望。玉龍雪山一側山體陡峭，幾乎是絕壁。居高臨下，萬物盡在腳下。走上一段山路，就覺玉龍雪山撲面而來。仰首可見玉龍雪山的雪頂，但卻見不到哈巴山的山峰，真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也。雲霧裏的山好似仙境，只欠乘一條龍禦風而上。藍天白雲下的玉龍雪山近在眼前，似乎唾手可得。藍天下是高不可攀的玉龍雪山，巍峨的玉龍十三太子峰，連綿不斷，絕壁千仞，險峻崢嶸，宛若一條「巨龍」騰越飛舞。海拔5,596米的主峰扇子般陡直插雲霄，絕世聳立。雪山下是深不可測的虎跳峽峽谷，萬丈深淵。江對岸的玉龍雪山雲遮霧障，忽隱忽現。腳踏着哈巴雪山，與玉龍雪山隔江相望、若即若離，數百米之下的金沙江如影隨形，山勢峻峭、怪石嶙峋，大山大河、氣勢磅礴。在虎跳石上方走過時，能聽到隆隆的水聲震徹山谷、久久回響。從金沙江邊1,800多米的海拔、一直升到了2,600多米，與金沙江的海拔高差最高達到了700米左右。金沙江的咆哮一路伴隨。在玉龍十三峰的注視下信步由韁，移步換景，看雲聚霧散、嘆千仞絕壁。腳下崎嶇艱難，遠望令人神往，崎嶇艱難對應着美妙的景觀。行走其間，一種豪邁之情油然而生。

高路徒步線的終點中途客棧是一個知名度很高的老牌客棧，已營業近30年，早年主要接待來此徒步的國外驢友，在國外徒步圈非常知名。客棧因為擁有一個超大面積、360度無死角的「爽死你」陽台，還有一個面向玉龍雪山的「天下第一廁」而名揚四方。客棧位於長勝村本地彎村境內哈巴雪山山腰的懸崖邊上。抬頭一望，對面就是白雪茫茫的玉龍雪山，低頭一看，腳下便是浪濤滾滾的金沙江。房間窗外正對着玉龍雪山，躺在床上也可觀賞玉龍雪山，景觀一流。在「爽死你」的超級大露台喝茶用餐，環境超爽。幸運的話可以看到日照金山。坐在露台上，放鬆的感覺真是太好了，世界最高星級享受！離山脈如此之近，感覺都能觸到它們。對着山發呆，超級迷人。白天拍照、曬太陽，看流動的雲，入夜吹風、看星星，體驗一回在城市裏早已久違的「伸手不見五指」。感覺哪裏都不再想去，就在陽台上聽風聲入睡就最美好。客棧裏的天下第一廁，便槽一邊沒有窗沒有阻擋，如廁可觀賞到玉龍雪山。如此的如廁風景，真的是天下一絕。

其實，在全國各地叫二十四道拐的地方不少，大致都是些拐彎極多、路況兇險的路段。其中貴州「二十四道拐」抗戰公路最負盛名，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段抗戰公路位於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縣晴隆山，全長4公里，是當年舉世聞名的滇緬公路上極其重要的路段。史上的滇緬公路是指中國軍隊和美英盟軍修通的自印度東北部雷多至我國雲南昆明的公路。抗日戰爭開始後，重慶為中國陪都，雲貴高原成為抗戰大後方。滇緬公路承擔着運送海外援華物資和數萬中國遠征軍赴滇緬作戰的運輸任務。二十四道拐所在的貴州省晴隆縣作為抗戰後方戰略物資的集散地，在抗戰中總計將45萬噸國際援華物資運抵抗日前線，尤其是在抗戰中後期，平均每天均有3,000多輛運送抗戰物資的汽車經過晴隆。美軍曾在晴隆設立公路改善工程處，對二十四道拐進行整修。這段二十四道拐從上至下依山而建，彎道盤旋，工程艱巨，計有二十四個弧形拐彎，蜿蜒於高達1,799米的晴隆山西南坡。雖山勢陡峭，彎道頻繁，但其設計之精巧，匠心獨具，彎道的上下堡坎、擋土牆都是由大石砌成，雖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侵蝕，如今仍保持完好。現在是320國道中的一段。

茶馬古道也好，二十四道拐也罷，它們已是曾經。歷史遺留下的古蹟，彷彿可以指點我們些什麼，例如歷史自信，例如文化自信！

◆貴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戰公路。 作者供圖

◆虎跳峽中途客棧。 作者供圖

豆棚閒話

◆青 絲

中年人的天氣觀

多年前看沈宏非的一篇文章，他由自己的親身體會講述人至中年後「天氣對思想和身體的控制一天比一天霸道」，不僅比過去更愛窩在沙發裏看天氣預報，對天氣話題也尤為感興趣。我當時還是一個青年，尚未進入「讓天氣做主的歷史轉折點」，並沒有產生與其同調的心理。其後隨着年齡增長，我才逐漸發覺，對天氣的關注程度確實一天比一天強烈，不論外出、洗滌、購物，都會下意識先看一眼天氣。天氣預報幾乎成為了一種獨斷式的生活指南，在我身上實現了與中年人群的特殊邏輯轉換。天氣話題的導源，是人對實踐性和舒適性有着強烈願望。中年人之所以對天氣表現出更大的偏好，本質上就是理性逐漸取代了內在的生命激情。人年輕時，慣於尋求刺激或新奇的體驗，生活中做的許多選擇都像是一篇急就章，於激情下願意承擔更多風險，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誰管天會不會下雨，是冷是熱呢？

但步入中年後，就不再認同什麼事情都可隨機進行的做法，繼續遵循年輕時的衝動本能，會在做計劃安排之前分出一點時間找出相應的規律——對天氣具有明顯超出以往的關心，是中年人的能力下降後，要盡量把計劃安排在合適的天氣下進行，以確保自己更容易完成。接受不可避免的狀況並努力把影響最小化，與行為目的之間建立起一種合乎邏輯的聯繫，是一種隨年齡增長獲得的處世智慧。

除此之外，人在不同年齡階段中的行為決斷，也來自內心對自己和對世界的看法。中年人的大腦速度開始變慢，但更善於權衡，知道利弊，關注天氣也是中年人對與世界互動方式的思考，嘗試去與有限和解。魯迅的筆記中多次記錄了天氣。如1926年9月10日，他在廈門遇颱風：「下午風……夜大雨，破窗發屋，蓋颶風也。」其實像這種窗子都被狂風吹爛、雨水浸濕屋子的極端天氣，肯定是令人不愉快的，但45歲的魯迅只是淡然提及，毫無情緒波瀾，說明狂風驟雨與外界的文字攻訐一樣，只是投射在他內心的主觀影像，已不再令他感到煩躁焦慮。

日本作家永井荷風也喜歡記錄天氣，他的代表作《晴天木屐》、《梅雨時節》，書名都帶有天氣，記錄講述他中年以後在不同的天氣下，穿着木屐、撐着洋傘遊蕩周遊東京各處的所見所聞，是很受人稱道的地誌散文，展示了一種來自歲月的經驗積攢與超然心態。就像林語堂46歲時寫《秋天的況味》談論天氣，時間的流逝、天氣的變化，對於不同的人都是一種主觀的經歷。人到中年以後，能夠跳出之前的慣性思維，讓自己的天氣觀、宇宙觀有所超越，就能發現另一種看待存在的方式。畢竟天氣無法改變，能夠改變的只有自己。

詩情畫意

◆趙素仲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十三 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啟

——蕭繹（南北朝）

距今1,600多年前的南北朝時代南梁開國皇帝梁武帝，尊崇佛教。對佛教有較深研究，今日漢傳佛教的素食主義是梁武帝為首，被喻為佛教素食的推動者。而他自己也生活節儉，日食一餐，過午不食。梁武帝將佛教訂為國教，大力推廣，興建寺廟近500間，有十多萬名僧人，自己也用大量心血研究佛法，有所著作，確也是為佛教作出很大貢獻，認為自己很有功德，可惜被達摩祖師一句「無功德」而驚覺，達摩尊者說佛教的真義是「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此語今日仍然適用於信佛的善信，不要以為做了少許善事即求功德和福報。蕭繹是梁元帝，是梁武帝的繼位，此段文字是他在繼位前所寫。

梁武帝的齋菜是些什麼材料？廣東人的齋菜有「羅漢齋」，「鼎湖上素」等。有一個齋菜在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很有名，時香港上環有名人飯堂之稱的「陸海通飯店」，其中一位姓溫的大客，每次結賬是餐費多少，小賬也是此數字。與廚師夥計打成一片。一次，廚師問他想吃什麼？他想要一個齋菜，材料要有茄子、甜竹、粉絲等，以南乳調汁，齋菜出來了效果很好，此齋便名為「溫公齋煲」。此味齋菜屬粗齋，棄三菇六耳採用粗物，我也常煮，有時加入紹菜，棄南乳汁，只用油鹽，倒是清爽可口。

浮城誌

◆黃鏈洲

童年的甜蜜回憶

小巷彎彎曲曲，一扇破舊的木門略掩着，門楣上搖搖欲墜地掛着一個破舊的招牌——「陳村小賣部」。這是老街上一處不起眼的小店面，略顯陳舊而簡陋。推門走進去，滿眼都是五顏六色的糖果，糖紙在燈下閃閃發光。架子上，彩色軟糖排排掛着，像小孩子的嘴唇一般鼓鼓的；糖罐裏裝滿了硬糖，散發着甜甜的香氣，糖罐上的花紋已有些脱色，但依稀可見曾經的絢爛；糖果桶裏是裹着糖衣的巧克力，糖衣上留着孩子們手指的小小指印。老闆娘靠在櫃枱後面，慈祥的臉上洋溢着微笑。

這家小賣部已開了許多年，是附近孩子們心愛的「糖果王國」。每日放學時分，孩子們三三兩兩跑來買糖吃，他們嘴邊黏着糖漿，臉上洋溢着天真爛漫的笑容，就像這糖果帶給他們的無盡快樂。小賣部的一切似乎都沒變，那些布滿花紋的糖果罐，五斗櫥樣的老式貨架，還有老闆娘慈眉善目的樣子，都和孩子們記憶中一模一樣。我也曾是這家小賣部的常客。每次推開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滿屋子的甜香撲鼻而來，那種興奮的感覺至今仍記憶猶新。那些糖果的味道，彷彿也浸潤了我的童年，成為那個時光獨特的印記。我會站在糖果架前，認真挑選心儀的糖果，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放進兜裏。回家的路上，我會一粒粒取出來吃，享受糖果在口中融化的美妙感覺。

如今我長大成人，再回到老街上，小賣部門前的糖果招牌已經掉了漆皮，門楣上的鈴鐺也不再叮叮作響。老闆娘相貌蒼老了許多，頭髮花白，步履蹣跚，卻還是一如既往地站在櫃枱後面。我走上前去，在她注視下挑選童年的回憶。挑了同樣的糖果，我付過錢，老闆娘還想替我多放幾粒，就像在孩提時一樣。我含着淚笑着婉拒了，心裏卻充滿了溫暖。

一切都在變，唯有記憶定格在那個夏日午後。推門出去，迎面撲來炎熱的陽光，我撫了撫口袋，糖果的碎屑還殘留在指縫。舊時光就在舌尖，我咀嚼着，覺得餘味無窮。

來 鴻

◆羅大佺

夜訪郁達夫

杭州，富陽，6月29日的富春江畔。

微風習習，江水潺潺，燈影搖曳，漁舟唱晚。江畔河堤上，一行三人，邊走邊看，邊行邊聊，走走停停，踟躕而行。酷夏江南，富春江畔的夜晚是令人賞心悅目的。

但他們此刻不是去散步乘涼，欣賞夜景。他們是要趁着夜色，去拜訪郁達夫故居。

因了全國生態文學會議的召開，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文友在富陽相聚。文友相聚，有抑制不住的喜悅，也有聊不完的話題。可惜時間短暫，會議一結束，我第二天就得返回四川。

富陽，一個山清水秀，文化底蘊十分豐富的地方，多少人翹望，多少人神往。可惜來前沒有做過功課，臨別之夜，才知道這裏是郁達夫的故鄉，黃公望隱居之處，晚唐第一才子羅隱誕生之地。

富陽區委宣傳部部務委員、社科聯主席黃玉林看出了我的不捨，這位中等身材、文質彬彬，善解人意的江南才子，叫上了富陽區委宣傳部另一位青年才俊徐軍，說陪我去看看郁達夫的故居。

郁達夫，中國現代文壇璀璨而又短暫的星星。因了文學才華，因了民族氣節，一個多世紀來，為多少讀者頂禮膜拜。而我，則是在少年時代就讀過他的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和《出奔》的。能去看看郁達夫的故居，自然令我喜不自禁。

夜燈閃爍的富陽城裏，熱浪一波接着一波。富春江畔的河風，卻吹來一陣又一陣的涼意。黃玉林兄領着我和徐軍，走出城門，本意是先去鸛山的，卻因燈火不明，走到半途折下。抬頭望去，山影婆娑，朦朦朧朧中，感覺鸛山彷彿一隻鸛鳥，臨江而立，嘴唇伸入江中。鸛山其實不高，海拔42.9米，這在我的家鄉洪雅縣，根本就談不上是山的。但因了郁氏雙烈園，鸛山聲名大震。郁氏雙烈園，是郁達夫和郁達夫的大哥郁曼陀憑弔處。郁曼陀，這位曾經留學日本，攻讀法律專業，歸國後任大法官、兼任大學教授，1939年調任上海公共租界內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在上海、富陽淪陷後，不被生死威脅，不為利益所動，堅持司法尊嚴和民族利益，維護愛國人士，嚴懲民族敗類，拒絕為日寇效力，拒絕與汪偽政權同流合污，而被敵特暗殺於上海。雙烈園的最初，是1947年4月富陽地方人士在鸛山舉行公祭並安葬的郁曼陀血衣塚。後來成為郁曼陀、郁達夫的憑弔處雙烈園。雙烈園由郁曼陀血衣塚、雙烈亭、松筠別墅組成。一代才子郁達夫流浪南洋後，因利用各種機會鼓舞華僑抗擊日寇而為敵特所深恨，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一個月後，被日本憲兵殺害。一門雙烈，這在全國也不多見，而郁達夫的母親郁陸氏，青年守寡，含辛茹苦把兒子們撫養長大，則因抗戰爆發，日寇入侵，富陽淪陷，拒絕為敵服務，絕粒於山，展現了作為中國婦女的民族氣節，松筠別墅就是郁母生前居住的地方。郁氏一門忠烈，青山可以作證。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濛濛夜色中，鸛山彷彿高聳入雲。

富春江河堤上，雖是靜夜時分，不時還有燈火閃爍，夜幕中的富春江水，泛着粼粼波光，靜靜地流向遠方。一路上聽着黃玉林的介紹，不知不覺就來到了郁達夫故居。鸛山之下，富春江畔，一座白牆黑瓦，磚木結構，清麗典雅，中西結合的兩層小樓呈現在眼前。在魚米之鄉的江南地區，這座小樓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小樓滋養了郁達夫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小樓裏透出的學識和骨氣，沁潤了半個多世紀前的神州大地。此刻小樓柴門緊扣，屋子裏一片漆黑，漆黑的屋子裏是飄逸着神秘的氛圍的。緊扣的門扉阻擋得了我朝聖的腳步，但阻擋不住我對郁達夫的崇拜和好奇。

中國現代文壇，郁達夫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1896年出生的郁達夫，1921年與郭沫若、成仿吾等留日學生組創了文學團體「創造社」，出版自己的白話文小說集《沉淪》，引起了國內文壇轟動。1930參加左翼文化組織後，積極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警告。全國抗戰爆發後，郁達夫告別故鄉，輾轉上海、武漢、福州等地，主編多家文藝副刊，發表了400多篇抗日救亡文章，極大地鼓舞了國人的抗日救國熱情。後化名趙廉，奔赴南洋，利用各種機會掩護和支持華僑和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動。1945年8月29日，因身份暴露，在印尼蘇門答臘被日本憲兵逮捕，後於9月17日被秘密殺害於蘇門答臘叢林之中。此時距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已是一月有餘，郁達夫成為了抗日戰爭中最後一位被日本軍國主義殺害的文化戰士。

故居前的郁達夫雕像，矗立在一塊巨石上，巨石周圍一片綠蔭，巨石前擺滿了鮮花。長衫馬褂的郁達夫，一臉從容淡定，雙目平視前方，一雙有神的眼睛裏，透露出深邃和憂鬱。郁達夫先生，我看您來了，雖然您不認識我，但我早就熟悉您。我在心裏默默地對他說着話語，環繞他的雕塑走了一圈，抬頭仰視他一會兒，然後在他身旁坐下。我的心裏是有許多話想對他說，可是此刻又說不出來。聽着富春江水靜靜地流淌，想起了郁達夫艱難而又不屈的一生，心裏是無限的感慨和敬佩，於是要黃玉林兄給我和郁達夫合了一個影。然後又讓徐軍拍照，我和黃玉林一起和郁達夫留了影，然後又讓玉林兄拍照，我和徐軍一起和郁達夫合了影。拍照的時候我感覺夜幕中，郁達夫彷彿向我點了點頭，示意我在他身旁站好，一如他多年沒見到的學生。一瞬間，一股熱血湧上心頭，我在這位江南大才子、愛國作家身旁肅穆靜立，用虔誠的心和他一起留着影。離開郁達夫舊居的時候，看到雕像前旁草叢裏，一塊石頭上面鏤刻着一些字，我用手機的電筒光照着一看，原來是幾屆榮獲郁達夫小說獎的作者名單。鐵凝、王安憶、白先勇、阿來、蘇童、韓少功、畢飛宇、遲子建等等。這是後代作家用自己的筆觸，傳承着郁達夫的精神和才華，如果郁達夫地下有知，也該感到欣慰了。

郁達夫，我走了，以後有機會，我還會來看您的。您的小說，您的譯著，您的精神，也將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的。離開郁達夫故居的時候，我在心裏默默地對郁達夫說。彷彿對着故居，彷彿對着雕像，也彷彿是對着鸛山和富春江水。

◆郁達夫故居坐落於富陽市區郁達夫公園內。 吳昱 攝